



當一個人真正法除了貪瞋癡，不但自己向善，更可以感化別人向善；推己及人，善莫大焉！

巧磕人生

文／Maple Day 圖／Barry Lee

# 當咖啡遇上巧克力的無常

我不在家  
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 
杯子空空的  
正要去煮一杯咖啡  
你問我想喝什麼想吃什麼  
沒說出口的答案永遠都是  
一杯熱咖啡  
一個巧克力

關於跟咖啡第一次見面的歷史，已不可考，什麼時候愛上咖啡，不復記憶；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每天一早起床，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臉上廁所，而是煮咖啡，屋內飄溢的咖啡香氣，閉上眼睛，很溫柔的吸氣，優雅的呼氣，感覺一整天都會在這樣的氛圍中度過。當然，嗜甜的我還會搭配巧克力，一天忙碌的最佳解藥，有苦有甜，恰似生活的日常。

日常果然無常，不明原因，骨頭發生前所未有的大問題，醫生也兩手攤攤無法給我一個解釋，找不出任何理由，你知道的，沒有理由的結果總讓人輾轉難眠，於是，衆說紛紛，非得幫我找到咖啡這個代罪羔羊——再次印證那句老話，出來江湖行走，遲早都要還的。

「早就叫你不要喝這麼多咖啡了！」這句話我至少聽過一萬零六次，不誇張。

「我知道，我有減少，現在只有喝兩杯

了。」無力反擊的我。

「還喝兩杯，不喝不行嗎？」還是又一拳打在我身上。

「現在只有一杯了，有時好多天才一杯。」感覺很像狼來了，沒人相信。我沒說出口的是：「吃巧克力沒有咖啡，這就像吃涼麵沒有黃瓜一樣的不對味。」

之後，又因另外一場病，七嘴八舌，大家又把咖啡因當成致癌的兇手之一，「總之，咖啡不是什麼好東西。」衆人下了這個結論。但其實，許多文獻報導指證歷歷，一天一杯咖啡有益身心。所以咖啡到底能喝還是不喝呢？

我無法告訴你喝或不喝，但我自己則從「無常」的角度來解讀，不妨一聽。

其實，世間的人、事、物，沒有恆久不變的，都在不斷地流逝、轉變，往往令人難以忍受的無常的苦，不只是環境的變化無常，就連我們自身也是無常的，最常就是健康，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，忽然就倒下。面對、接受無常，就能對內外的變化有所準備。正因為一切無常，逆境，也是無常的，這樣理解了之後，慢慢的，當我遇到任何逆境，就想著這個逆境也是無常，反而不再擔憂。

所以能喝咖啡佐巧克力，這件美好的享受，自然也會無常；不合適繼續享用，要

停下來，也就坦然接受，自有其它的美好會出現。

好比手術禁食前，忙著辦理住院手術的老爺，竟然在醫院後門買了一杯不怎麼好喝的咖啡，苦澀異常，好像提醒我這麼難喝，也就不用留戀了。術後，整整五十天，一滴都沒碰。這不是醫生囑咐，而是我想讓家人安心。沒想到，喜歡喝茶的老爺



吃素的故事

## 雞腳讓我改吃素

文／呂慧齡

常這麼想著，我的前世必定是狗，而且是一隻傳統啃骨頭的狗，不是現代吃狗罐頭的狗。

因為我會搖頭擺尾般的討好迎合，深怕受他人冷落；我也忠誠的與衆相處，善盡職守；更貼切的是，我從小到大大不喜歡吃肉，卻超愛啃食別人想丟棄的雞腳、雞骨頭。

這個癖好家人皆知，也會特別為我留著。靜靜的，獨自享受那如同抽絲剝繭的快感。一段段細小的關節被折離，一絲絲的肉屑被剝落，吸吮、咀嚼，全進入這貪婪無底的口腹之中。

隨著食用次數的增加，啃噬的技術愈來愈精確快速，口齒唇頰被訓練得和諧同工，不一會兒功夫，光溜溜的骨頭肢節被完美的吐出來。沾沾自喜的以為，比狗還厲害。

這麼愛吃雞腳，不斷的吃雞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手變成了雞腳……

午夜夢迴，瘦骨嶙峋的雙手不自主的扣十緊握，讓我感到惶然迷惑。乾扁的指頭、紅腫的關節，還真像紅燒雞腳！

那段時間，這樣的感覺不斷的浮現。內心揪緊著，念頭掙扎著，恐懼的氛圍環繞四周。嗚呼……真的是報應嗎？

總算熬到天亮，一切的不祥，煙消雲散。我竊喜著，故態復發。

一如往常的與家人共餐，享用所謂的海陸大餐葷食美味。把家中唯一學佛吃素的先生擺脫一旁，把他常提及的慈心不殺、

青春感悟

## 鐵窗外的玫瑰

文／也真

即將褪去的紅顏和那十八歲的青春，都逃出了鐵窗。

早晨的陽光慵懶地甦醒，當三十五度角遇見真愛，光影彈奏起一首舞曲，再平凡的小巷，再卑屈的角落，也能遇見美麗的故事。

冷冷的鐵窗，鐵條冷冷的站立，它總認為再怎麼力大無窮，再怎麼孔武有力，也無法扳開這冷冷的桎梏，它不明白真愛的力量遠在想像之外。

光影的陳述裡，快門脫離正常的軌道，

，某天假日去買早餐，返抵家門，我的雙眼不可置信的盯著他右手拿的85度C，我不敢問，深怕期望落空，更有一種是我想咖啡想瘋了所產生的幻覺——

「是熱拿鐵！」老爺看穿了我的心思。是給我的嗎？我還是不敢開口，怕幻覺消失。

「給妳喝的，久久喝一杯，沒什麼關係的。」你看，是不是不能喝咖啡的逆境也是無常，那麼忽然能喝咖啡，也是無常，不宜太過欣喜。

至少，今日我擁有一杯香醇的85度C。

過了幾天，弟弟給了我從重慶出差帶回來的星巴客杯，特別摺下一句：「給妳喝開水用的。」哇，好特別的喝水杯——安於接受不也是一種無常觀。

話說佛光山

## 敬佩大師無私 李奇茂藝術護教



▲一九六〇年，星雲大師為李奇茂先生與張光正小姐福證。

文／郭士榛

二〇一六年四月間，我們夫婦前往佛光山禮佛，卻和星雲大師在電梯不期相遇，當時我和大師都坐輪椅，星雲大師開心地說：「你是李奇茂，我是李國深，現在兩個老李竟還可以做人間事。」我聽了大師的話很感動，也很感慨，感動於大師真的將我夫婦放心中，是朋友才會直呼名號，感慨地是，一眨眼，星雲大師和我們已有一甲子情誼。

第一場佛化婚禮 接引入佛

談起我們與星雲大師結識的因緣，要推回到五十多年前的一場「佛化婚禮」。當年，我與張光正相戀，論及婚嫁。我的岳父疼愛女兒，為了要女婿謹守「一輩子互敬互愛、相知相惜」的承諾，安排我們在宜蘭雷音寺舉行婚禮，更邀請星雲大師福證。

太太張光正常說：「我心中一直感謝父母，因他們的引導而認識星雲大師，他的人間佛法指導我一條正確而平穩的人生之路，因而我常說一生中有兩位大師，一位是深藏內心崇敬的星雲大師，另一位則是每天陪 myself 的藝術大師李奇茂。」我這一生非常有福報，所以只要佛光山的事、星雲大師的事，我們夫婦都是心甘情願的做。

我們的婚禮中有段插曲，讓人記憶猶新，新郎、新娘互換「念珠」做信物，我記得大師將念珠交與我們手中時，雙手直發抖，後來問大師原由，大師說：「你們是第一次結婚，我也是第一次做證婚人，要在很多人面前致詞很緊張，怕說錯話。」

全力支持佛光山 廣邀捐畫

走過世界一百多個國家，認識的人也不少，但星雲大師是我見過的少數幾個具有大氣度的出家人，他深遠開闊的眼界無人

能及。大師推廣人間佛教，從慈善、教育、文化、藝術等方面為佛教扎根。尤其他創建佛陀紀念館，使佛館成為宗教、學術、文化、藝術的重鎮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。

星雲大師真正無私無我，將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大眾。像是他在全球各地創設二十五座美術館，是可以讓藝術家發揮的空間，可是這二十五間美術館的管理和經營都不容易，所以我也不怕辛勞，除自己捐畫外，也力邀全球藝術家捐畫，只希望增加佛光山的文化寶庫，豐富藝術文化的內涵，除了讓國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外，也期望佛光山的文化寶藏，成為全球人的精神寶庫。

「李奇茂在兩岸也有屬自己的美術館，像是安徽、山東、廣東、金門、台灣共有七個美術館。」我內心早就認定我個人美術館也是屬佛光山的美術館，凡需要隨時可用，不需徵得任何人同意。

學習大師慈悲心 以愛度衆

星雲大師是兩岸最負盛名慈悲的佛教上人，為了作育天下英才，推廣佛教慈悲無私的人間佛法，在南京大學捐建星雲樓，以作為推廣人間佛教及藝術的教育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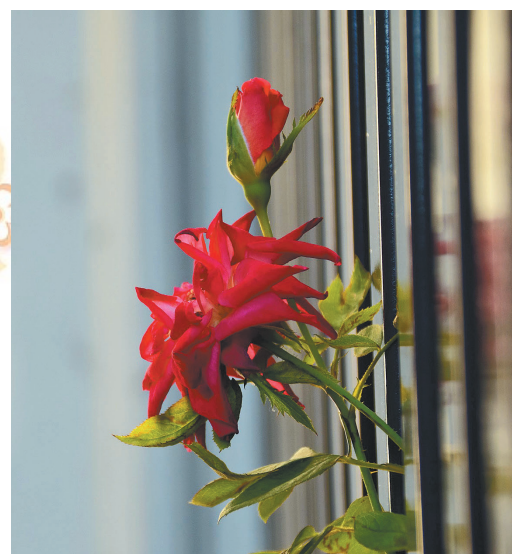
而我也在星雲樓成立李奇茂美術館，除自己畫作數十幅外，也展出兩岸畫家作品四百幅。我追尋著大師的精神，用「愛」心服務大眾。一份心意、一個承諾，是我們夫婦和星雲大師相知相惜的情誼。

創建佛陀館時，為籌募經費，星雲大師將張大千送他的三十六尺畫作〈張大千一花一世界白荷花〉義賣，當時有一台南來的老太太叫價六千萬，後又抬價至一億，當時遠東關係企業及元智大學創辦人徐有庠坐我旁邊，我鼓勵他出價一億二千元，標得此畫。

那時我心想，若是台南老太太買得此畫，可能會流傳至民間，下落不明，徐有庠買下定會好好保存。前段時間大師曾寫篇文章〈失去一花一世界，擁有佛陀館〉，我能理解大師心中夢想，我要做個圓夢之人，現正苦思方法，但願能讓大師歡喜。

### 西來寺近期活動

時間	活動名稱
9/15 周四	光明燈法會 (10:30am) 西來學校課輔班硬筆比賽 (2:00pm) 中秋節朝山 (7:30pm)
9/17~12/10 周六	西來書苑中文班開學
9/17 周六	國際淨灘日 (8:00am) 西來學校周六班硬筆比賽 (10:00am) 月下慶中秋茶禪會 (7:30pm)



進行一場生命的洗禮，如果可以重來，不被鐵窗桎梏的靈魂，無關青春歲月，需要的只是勇氣！